

有

大

魂

集

上

[湘]新登字 002 号

夺 魂 旗 (上)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王 雨 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71,000 印数:1—20,000

ISBN7—5404—1126—0

I·908 定价:7.90 元

商榷古今，还须细将风教入章回

清詩乃雲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癖，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流下，思绪要不停转动。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

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一章	乾坤五绝	(1)
第二章	无字真经	(47)
第三章	云台双恶	(90)
第四章	同舟共济	(134)
第五章	天池盛会	(177)
第六章	穷家帮三异丐	(220)
第七章	谁真谁假	(260)
第八章	逞奇斗胜	(300)
第九章	参究推寻	(359)
第十章	斜阳明月	(380)
第十一章	何来第四夺魂旗	(418)
第十二章	恩仇变幻	(456)
第十三章	惊魂之剑	(497)
第十四章	似曾相识	(532)
第十五章	奇峰迭起	(566)
第十六章	武夷赴约	(601)
第十七章	罗刹神幡	(635)

第十八章	断肠人之谜	(669)
第十九章	画舫较技	(701)
第二十章	世间多少断肠人	(731)
第二十一章	是仇？是爱？	(764)
第二十二章	柔肠寸折	(799)
第二十三章	咫尺天涯	(839)
第二十四章	初试神功	(868)
第二十五章	生死边缘	(903)
第二十六章	惺惺相惜	(935)
第二十七章	祥云夫人	(968)
第二十八章	天作之合	(1002)

(771)

(1015)

(1082)

(1000)

(1022)

(1090)

(1812)

(1321)

(1724)

(1312)

(1321)

(1704)

(1312)

(1321)

(1704)

目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五中册

第一章 乾坤五绝

天上没有飘着一朵云，却飞着许多鸟！

地上没有长着一根草，却躺着许多人！

黄……

这里是玉门关外的“白龙堆”，又名“库穆塔格沙漠”。

虽然比不上大戈壁那样的瀚海流沙，无垠无际，但也日连云白，沙入云黄，任凭多好的千里明驼，或追风良骥，三两日间，休想走得这片漠漠黄沙之外！

天尽头处，一抹苍黄之中，现出了两点白影，越来越大，渐渐地看出了是两匹白色骏马，东向疾驰！

马上人一老一小，老的约有五旬开外，一身淡灰色的葛布长衫，修眉细目，五绺须飘拂胸前，神态清奇高雅！

小的一个，才只十四五岁，但相貌灵秀已极，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开阖之间，竟也炯炯生威，神光不可逼视！

驰骤之间，少年手中马鞭遥指长空，偏头问道：“师傅！你看天上飞着那多的食尸鸟，难道地上躺着的那一片，全都是死人么？”

老者皱眉说道：“既然遇上，就是死人，也应为之掩埋，活人则更该援救，灵儿，你去把那些恶鸟赶走！”

少年裆中使劲，白马加速前驰，到了躺着的那群人切近，挥手撒出数十枚青钱，惊得那些盘旋不去的食尸恶鸟，振翼高飞入

云，然后往地上略一观看，策马回头，迎向老者叫道：“师傅！果然是堆死人，里面又有和尚，又有老道，约莫十几个呢！”

老者闻言面带诧异，催马上前，仔细一看，益发惊奇说道：“咦！‘少林’智镜禅师、‘武当’守一道长、‘钱塘双杰’、‘长白八雄’，这些武林中，天南地北……”

少年突然叫道：“师傅！你看这些死人横七竖八的，不是故意摆成像一面展开的旗子么？”

老者闻言大惊，注目看时，果然那些尸体，粗看上去，好似随地乱躺，杂乱无章，但细一观察，确是经人故意布置，摆成了一面展开的旗帜模样！

老者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一面继续细察看尸体，一面口中叫道：“灵儿！你下马顺着这具被摆作旗杆尖端，‘武当’守一道长尸体头顶的方向，走上九九八十一步，驻足细看附近可有什么特殊之物？和它的大小数量，但绝对不准触碰，快些回来，告我知道！”

少年听师傅这样说法，心中疑惑不解，照着所说方向，一步一步，向东北数去。

老者把地上的一十二具遗体，整个端详一遍，均看不出丝毫伤痕，只在每人的口角之间，发现微沁一点血迹！

老者俯身拨开一具死尸嘴唇，心中不由一惨，原来死尸口中，满含紫黑血块，但未及喷出，人已死去！

接连查看数尸，尸尸一样，老者心头已自雪亮，双眉紧皱，自语说道：“这事太怪了！难道真个是他？……”

老者自语未毕，少年已自跑回，向老者说道：“师傅！我顺着这位道长遗体的头顶方向，走了九九八十一步，仔细察看，除了在黄沙之中，插着三面七寸来长，画着一个黑骷髅头，和两根白骨的红色小旗之外，再没有其他物件！”

老者双眉越发愁皱，一语不发，挥手示意少年上马，猛加鞭策，绝尘飞驰！

少年闷了一肚的哑谜，几度要想开口，都被师傅的严肃神色，和忧郁目光，吓得噤了回去。八蹄翻飞，直望甘肃、新疆交界的玉门关奔去！

这老者名叫谢东阳，一身武功，超群拔俗，因为久隐南疆，得号“南疆侠隐”！少年叫做上官灵，本籍浙江，因随父作吏南疆，不幸到任不久，父母双亡，被谢东阳爱他根骨灵慧，收为弟子，传授生平武学！

这次是因上官灵武功已有小成，谢东阳特地带他游览中原，见识见识故园风物。

二人拼命策马，直到进入玉门关内，谢东阳回望来路，黄沙漠漠，杳无人踪，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十余年未履中原，不想才到‘白龙堆’上，就遇见这等奇事，实在太险！”

上官灵见师傅开口便说“太险”，不由诧异问道：“师傅！我们在‘白龙堆’上，只看见几只食尸鸟，十二个死人和三面红色小旗，险在哪里？”

谢东阳苦笑一声，还未及答他所问，忽然看见远远跑来一匹青色骏马，马上人白须飘拂，身材雄伟，穿着一件古铜色的大褂，面貌虽未看清，但身形太熟，不由脱口叫道：“马上来人可是‘银须剑客’方百川兄？小弟谢东阳在此！”

白须老者闻声，马行更急，霎时便到面前，纵声哈哈笑道：“谢贤弟一向可好？十多年不见，想煞方百川了！”

说完，见他与上官灵，全身上下满是尘沙，不由诧声问道：“谢贤弟因甚急事，如此狂驰，可否为我一道？”

谢东阳苦笑说道：“此事委实太奇！百川兄，小弟虽然十余年未到中原，但那‘乾坤五绝’，不是已有二十多年，未现江湖，且

听人言，大半均已故去了么？”

方百川微微一愕，手指来路说道：“离此廿里左右，有一小镇，我虽有急事在身，但与贤弟这多年不见，无论如何，也要抵足一宵，明天再走，我们有话，且到旅店之中，消消停停地说！”

遂策马回头，陪同谢东阳、上官灵，到那小镇旅店之中投宿。

客店甚小，店家送来酒菜，彼此就在房中随意饮酌。

谢东阳命上官灵见过方师伯，方百川仔细端详，不由赞道：“此子根骨极佳，贤弟务须好好调教，将来必是一朵颇为出色的武林奇葩！不过你带他游览中原，却有点不是时候，可知近来中原武林人物，个个是尽量敛刃藏锋，韬光养晦，不肯轻易抛头露面，以求避免来自无端的杀身横祸么？”

谢东阳诧异道：“这是何故？”

方百川道：“近半年间，有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震慑了整个武林，平常那些脾睨叱咤，不可一世黑白两道英雄人物，个个旦夕且危，不知道在哪一天，无边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谢东阳越听越奇，问道：“这是三个什么故事？竟有如此威力，方兄请讲！”

方百川夹了一块牛肉，慢慢咀嚼，举杯就口说道：“贤弟方才问起‘乾坤五绝’，你对这五位神出鬼没的武林奇人，还记得么？”

谢东阳饮了一口酒道：“西道东僧，南笔北剑，夺魂旗！这五位绝世高人，怎么会却？”

方百川又复问道：“五绝之中的互相功力高低，贤弟听说过么？”

谢东阳道：“详情小弟不知，听江湖传言，五绝之中，若论真实功力，似以‘南笔’略高一筹，但飘忽无迹，喜怒无常，和诡异无伦，却得数‘夺魂旗’为第一！”

方百川点头笑道：“贤弟所说不差，我所说的三个故事，就全

出在这飘忽无迹，喜怒无常，诡异无伦‘夺魂旗’的身上！”

谢东阳想起“白龙堆”上所遇，犹觉惊心动魄！但暂时隐忍不提，只是催着方百川快说！

方百川又饮了一杯说道：“第一个故事是：当年‘乾坤五绝’，在峨眉金顶，互较绝艺，一直斗了五日五夜，几乎全都把真力耗尽，仍然分不出胜负输赢，彼此协议作为一律平手，停止比斗！并各运神功，把自己的代表暗记，刻在一块大石之上，永留纪念！刻完以后，‘惊神笔’的刻痕，要比其他四绝表记，稍深三分！所以江湖传言，‘乾坤五绝’虽然高下难论，若从这一点看来，‘南笔’在持久耐战的真力方面，仍要略为高出少许！这一次比斗之后，‘乾坤五绝’足有二十多年，不仅未在江湖行走，连生死都不为世晓！但在半年之前，峨眉金顶刻有五绝表记的那块大石，被人把‘西道’‘东僧’‘南笔’‘北剑’的表记，一齐毁去，只留下了‘夺魂旗’巍然独存！”

“这是何人所为？纵然‘夺魂旗’再度出世，似也不应该如此狂妄，方兄请讲第二个故事！”

方百川喝了一口酒道：“东南几省的绿林魁首，应推何人，贤弟总该记得？”

谢东阳略为思索答道：“可能要算那东海巨盗，以凶残狠毒著名的‘金蛟岛主’鲍长雄！”

方百川“嗯”了一声，点头说道：“鲍长雄威震东南，声势极大！但有一次出海做案，回岛以后，竟发现所乘‘金蛟巨舟’的船头之上，被人用鲜血画了一面‘夺魂旗’！鲍长雄一来睥睨已久，二来‘乾坤五绝’隐迹多年，声威渐弱，又倚仗着手下人多，所以并未怎的放在心上，哪知就在当夜，鲍长雄本人，和他的贼妻贼子，以及手下几个极恶穷凶的江洋巨盗，被人扫数杀光！‘金蛟岛’的一帮强人，也从此散伙瓦解！”

谢东阳倾杯拊掌说道：“鲍长雄称霸东海多年，两手血腥极重，除却此人，造福良民不少，倒是一件莫大功德！这位‘夺魂旗’，此事办得并不坏呀！”

方百川苦笑说道：“这位魔君，就是这样不可捉摸！金蛟盗穴被摧，鲍长雄全家被杀之事一传，江湖中正要‘夺魂旗’，恢复昔日的崇敬之时，突然又复出了一件怪事！”

谢东阳听得正有趣，急忙问道：“方兄不要乱卖关子，哪有这么怪事？快快请讲！”

方百川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这件怪事，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我奔驰千里，仆仆风尘去往新疆，而巧在此地与贤弟相遇的原因所在！”

谢东阳闷葫芦越听越深，一迭声的催着方百川快说！

方百川摇头叹道：“吕梁山‘皓首神龙’常子俊，今年六十有四，早已不涉江湖恩怨，封刀归隐，安享余年！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均因此老昔年行道之时，重人轻己，仁义如天，一齐对他异常敬重！但月前怪事突来，常子俊老妻早亡，生有三子一女，一连两日，长次二子，均在睡梦之中，天灵盖上，插着一支三寸来长的‘夺魂旗’，一失性命！这一来常子俊父子情深，目眦皆裂。他也不怕什么‘乾坤五绝’的名望避忌，因仇人手段太毒，不愿贻祸他人，所以向朋友求助，只命三子常义，和幼女常碧云，端正好，取出‘太阳神针’，自己也把封藏多年的一柄吴钩剑取出，三人，坐以待旦，要等‘夺魂旗’再来之时，与其一死相拼！不料到鼓打三更，丝毫形影不见，常义好端端地亦自仆倒气绝！常子俊又插了一支不知所来追魂夺命的‘夺魂旗’！不过这次旗上附有一个小小纸卷，‘皓首神龙’常子俊，三子齐亡，气急晕绝！还是常碧云姑娘，一面救醒老父，一面强忍悲愤，看那纸卷，原来‘夺魂旗’说是忽有急事待办，暂

且宽他父女三月死期，到时必当再来，他们常氏一家，休想留一活口！碧云姑娘看完，瞒着老父，暗暗通知常子俊的几位生死之交，包括愚兄在内，彼此计议之下，觉得只有乘这三月限期，赶紧分头邀人助阵。不过像‘夺魂旗’这类对头，寻常武术之士，请来无异拉人下水，一齐送死！所以虽说分类邀人，其实极难着手！愚兄想‘乾坤五绝’之中的‘西道’天痴道长，昔日与我有段渊源，‘夺魂旗’既然再现江湖，何妨走遍阿尔金山天痴道长的旧居之处，倘或此人尚在，请得来时，我老友‘皓首神龙’常子俊和他女儿常碧云的性命，就有几分保全之望！所以日夜兼程，才在这玉门关内遇到贤弟！”

谢东阳摇头说道：“方兄幸亏遇到小弟，不然不但空劳跋涉，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凶危，也说不定呢！”

这回轮到方百川惊诧起来，皱眉问道：“贤弟何出此言？”

谢东阳答道：“小弟这趟东游，就是为了要带我这徒儿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高人绝学！路过阿尔金山，哪有不去参拜天痴道长之理？但白白翻越了多少峻岭崇峰，找到天痴道长的茅棚之中，只见蛛网尘封，哪有人迹？这还不关紧要，令人惊奇的是在‘白龙堆’沙漠以内，竟发现‘武当’守一道长、‘少林’智镜禅师、‘长白八雄’、‘钱塘双杰’的十二具遗体，被人摆成了一面展开的旗帜模样！我反复猜测，想到‘夺魂旗’身上，遂命灵儿按着他的昔年规例寻找，果然发现了三面小‘夺魂旗’插在沙地之中！”

方百川瞠然惊道：“这‘夺魂旗’果真怪异绝伦！他是怎样把这十几位天南地北的武林健者诱来，害死在‘白龙堆’上！”

谢东阳也是瞠目莫知所对，上官灵听了半天，在旁插嘴问道：“师傅！那‘夺魂旗’害死那多人后还要插三面红旗在沙地上作甚么？”

谢东阳还未及答，方百川已先说道：“那‘夺魂旗’定有规例，

杀人之后，若不留红旗，随时皆可收尸，否则就要照他所留旗数，陈尸几日，譬如你在‘白龙堆’上，看见他在沙中，插了三面红旗，就表示那十二具尸体，一定要三日之后，才准收埋！倘若期前有人妄动……”

话犹未了，听得店主人在门外责怪伙计，不该在墙上乱画！

谢东阳、方百川同时心中一动，走到店外一看，不由心头腾腾乱跳。原来店房粉墙之上，被人画了一面旗帜，当中赫然又是一个骷髅，及两根交叉白骨！

方百川双眉紧皱，吩咐店主人不要大惊小怪，夜间更须约束店伙，静静安眠，无论有甚响动，不可惊扰！店中任何损失，均由自己负责！这墙上所画，也由它自去，暂时不可涂擦！

边荒一带，异人颇多，店主慑于方百川的气宇神情，只有唯唯应命！

回到室中，谢东阳愁眉深锁，向方百川问道：“方兄你看，这算是从何说起？店中别无其他旅客，墙上‘夺魂旗’分明是为我们而画！但小弟师徒，与中原武林，素无恩怨，怎……”

上官灵见师傅这等愁急，不解问道：“师傅，那‘夺魂旗’摸上去软绵绵，轻飘飘，就是一根竹棍上面，绑着一块红绸，有甚可怕？”

谢东阳闻言大吃一惊，寒脸急声问道：“灵儿讲老实话，你在白龙堆上，动过那‘夺魂旗’没有？”

上官灵见师傅发怒，嗫嚅说道：“我看那旗子作得精致好玩，拔了一面带来……”

谢东阳钢牙猛挫，右掌一扬，但看见徒儿那副天真神态，忍力未发，“咳”的一声长叹，一拳捶在桌上，震得酒倒盘翻，切齿说道：“初次带你历练，便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你拔了这一根‘夺魂旗’，害得我师徒惨死不说，连你方师伯也牵连在内，却叫我怎

生交代？”

上官灵从师十年以来，从未受过一句疾言厉色，听谢东阳如此怒骂，不由眼圈一红，泫然欲泣！

方百川知道事已至此，急怒无用！他到真和这上官灵投缘，拍拍他肩头慰道：“上官灵侄不要害怕，把你拔来的‘夺魂旗’，给我看看！”

上官灵从怀中摸出一面红色的小旗递过，方百川反复一看略为思索，向上官灵道：“贤侄去向店家借点笔墨使用！”

上官灵出房自去，方百川向谢东阳笑道：“稚子无知，贤弟何必气恼？我们老兄弟均是五十许人，真若在此边荒并骨，渐也不是一件憾事！不过任凭他‘夺魂旗’威震天下，名列‘乾坤五绝’，但你我弟兄数十年的精纯锻炼，也不见得就庸劣到一筹莫展，束手待毙程度！”

谢东阳双眉一挑，英气勃发，朗声说道：“谢东阳并不是贪生怕死之流，我不过因方兄为了与我叙阔，才被劣徒所累，牵入这场重大风险，心中太已歉疚……”

方百川不等谢东阳说完，接口笑道：“你我道义生死之交，贤弟不必再讲这些，我方才想出一计，倘行不通时，你我今夜就拚着肉成血水，骨化飞灰，也要斗斗这震慑天下的神奇人物！”

说完竟把手内那面“夺魂旗”，一折一撕，成了两半。

谢东阳瞠目惊奇，正欲问故，上官灵业已借得笔砚回房，方百川拿起撕成两半的“夺魂旗”，笑向上官灵道：“贤侄随我到店外一行！”

谢东阳满腹疑云，不知道方百川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也自随出观看！

此时天色已晚，这旅店是在小镇东南，镇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家，街头已自一片沉寂！

方百川在那店墙以上，画有“夺魂旗”之处，举起手中两片残旗，暗运内力，把旗插入墙缝以内，然后从上官灵手中，取过笔砚，竟在所插“夺魂旗”上方，大大画了一枝云拂！

那云拂画得与普通所用，略有不同，拂柄甚短，但拂尾却长得有点过份！

回到屋中，谢东阳皱眉问道：“方兄！你这‘画龙震虎’之计，能有效么？”

方百川摇头苦笑说道：“这也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治而已！我因地处西陲，离天痴道长所居的阿尔金山，不算太远，‘夺魂旗’竟敢在白龙堆上，任意伤人，天痴道长如未羽化超升，仍在人间，出面与他周旋，并不是太不合理！所以才画了代表天痴道长的表记‘长尾云拂’，不管有用无用，至少‘夺魂旗’在动手之前，必然会存上几分顾忌，对我们总有利无害！”

谢东阳见方百川虽然脸带愁色，但仍镇定异常，遂也把生死二字丢开，哈哈笑道：“‘夺魂旗’昔年本已威震宇内，二度出世以来，听那几桩故事，声势更足慑人，小徒与方兄，对他所留信物，居然一个敢拔，一个敢毁，今夜如可安然度过，到得中原，这‘玉门关巧骗夺魂旗’，到足为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呢！”

方百川只是连连苦笑摇头，三人把兵刃暗器，一齐备妥手边，静坐调神，以待大敌！

一直等到五更将尽，“夺魂旗”音讯杳然，方百川与谢东阳，深知这“夺魂旗”向来寻仇杀人，均在三更至五更之间下手，绝无过迟或过早例外！

此时时限将到，人未见来，难道方百川所画“西道”表记“长尾云拂”，居然有此灵效？

越是只剩下这刹那光阴，方谢二人心情，越是沉重！感觉到每一分一秒，均在死亡威胁之中，且对手过分神奇，从往例看来，

来不知其所自来，去不知其所自去，连意马神龙一战，都有点不容易！

上官灵却初生之犊，不畏猛虎，他才不管什么“乾坤五绝”和“夺魂旗”，坐在长凳之上，背倚墙壁，睡得香甜已极！

晨鸡一唱，东方微白，二人心内顿宽，知道业已度过一次大难，彼此额手称庆不已！

方百川远奔新疆之故，就在于求请天痴道长！但听谢东阳说是已先率徒去过，天痴道长不在阿尔金山旧居之内，当然不必再行徒事跋涉，一问谢东阳师徒，并无固定去所，遂邀他们一同先回吕梁山老友“皓首神龙”常子俊之处，看看其他分头求助之人，请来了多少高手？再作决策！

谢东阳师徒自无异议，三人一齐策马向东，走到日正当中，正好是在“哈拉湖”边一片密林之外。

入林不远，便看见一颗大树的树干之上，插着一面七寸来长的红旗，迎风摆拂！旗上所画的骷髅白骨，触目惊心，正是昨夜曾使人提心吊胆，但终于未曾寻到的“夺魂旗”，今天居然又在此处出现！

谢东阳这一惊非同小可，勒缰停蹄，向方百川说道：“方兄，‘夺魂旗’不是自订规例，再重的冤仇，也必在每夜三更至五更之间，追魂夺命！怎的此时此地，突现此旗，难道像他们‘乾坤五绝’这等人物，竟也自食其言，破例行事么？”

方百川眉头深皱，说道：“这‘夺魂旗’二度出世以来，行径较前更为不可捉摸！我们还是……”

一语未毕，树林深处，突然传出一种极细极低，但又一字一字，极为清晰的语声说道：“无知鼠辈！吃了什么熊心豹胆？拔我神旗之后，居然竟敢撕毁，并还假借天痴老杂毛之名，弄那玄虚！怎不想想，就是老杂毛亲自在此，他那点本领，也不过只配念念